

言人迷路了。

晦暗的天空飄下紛亂的雨絲，難得春日裡躁動的鳥鳴和舞蟲都暫時靜默，低矮的磚瓦循環往復，每個轉角、巷弄都相去無幾，清冷的落雨裡多的是象徵，且絲毫不受人情鎖鏈拘束，不知身在何處的未知反倒清爽如露，回想起遠在北平胡同裡無人問津的算卦攤，以客觀來說也是清爽但更令人感到無望，舊時的金碧輝煌早隨著父親錯放的政治熱情流進了不知替換了幾代的將軍府裡，手頭僅剩的微薄資本不但無法在川流的人客間彰顯過去閒暇時興起習得的奇門的價值，反被口頭上溫暖地說著要照顧後生的老江湖以學習街頭技藝為由順理成章的徵納，眼下路途景色越形荒涼，植披毫無限制地恣意伸展，其中流布著多個冠著許姓的墓和只有這個時節才見得到的嫩黃、淡紫花朵，全都向著站在緩坡下方茫然的言人呈環抱狀，令他稍感寬慰。有個嬌小的老婦叫住了他。

「請幫我把這些拿到我家好嗎？我一個人實在拿不了這麼多。」

操著吳語的老婦腳邊堆著山腰那裡的小廟裡清出的舊粗布數捆、大桶、小桶各一（裡頭裝著泛黃起皺的書本），言人望向老婦所指山腳下窩聚著的群房，一一提起桶和布後，跟在笑彎了眼的老婦身後下山，他留意到老婦臉上的滄桑和嬌美，以及後頸沒束緊的銀白髮絲，在在遮擋了她後領和腋下似乎洗不淨的汗漬。天人五衰，他想。

老婦腳程極快，手中物品幾乎撐滿整個街寬的言人心下吃驚、數度差點在交錯的路口跟丟，當他看見老婦在一戶繁花簇擁的小戶人家門前招手時，著實鬆了口氣，幾乎以為自己將左拐右繞在無人的寧靜中被引領至陽世的邊際。她熱情地以感謝為由，邀請言人進入她家喝杯熱茶，曾翻滾在討生活者的狡詐中被撕扯殆盡後甩出的言人心裡百轉千回，不自覺地使上當時學會的腥手段，緻密地觀察老婦家中陳設，試圖找出散落在尋常日用物品之間的故事殘片，以斷定老婦邀約的真意：桌椅杯盤材質一般，陳舊但潔淨，均形單影隻，屋裡屋外花樹種類繁多、雜而不亂，剪枝的工具和包裝的舊報紙齊全。應是日復一日經營花舖的獨居寡婦，有著沈澱過、輕透的善良，但意圖仍隱匿。

見言人猶豫，老婦也不勉強，隨手折了一支白裡帶綠的桔梗，連同一把傘遞給言人，「數百年間僅此一見，能得您助力返家、為您擋場雨，足夠了。」她為言人指明了往西湖南岸的方向，目送他在細雨中步向過去和未來的夾縫。

突顯在蒨鬱間的頽圯巨塔在距離不遠的湖波環繞下像是在啜泣，越是接近言人越是感到悸動，此生首次感受到飽滿胸臆的深情，令他彷彿是憶起前世過往般地朝塔呢喃：「流轉塵世十數回，我如同此塔的威嚴漸次單薄，卻仍然無法掙脫這股情意，每每受牽引而回到這裡，但最終等到與娘子重圓的，竟也不是此世，無妨，我下一世再來。」言人屈身，輕輕將桔梗留在塔邊，還沒有著落的生計和日後規劃如雨後新草般浮冒在心頭，於是他轉身返回他才剛租下的陋室，一面想著，等等要先把傘還給小青才行。